

韩生画马真是马

■郑学富

唐代著名画家韩干(约706年-783年),京兆(今陕西西安)人,一作大梁人(今河南开封),活动时间约在玄宗、肃宗朝。他画马别开生面,他不拘于成法,以马为师,注重观察事物和写生,一改前人画马螭劲龙体、筋骨毕露、姿态飞腾的“龙马”形象,所画的马体形肥硕、神态安详、比例准确,创造了富有盛唐时代气息的画马新风格,被唐朝画家、绘画理论家张彦远称赞为“古今独步”,苏轼评“韩生画马真是马”,后代名家如李公麟、赵孟頫等画马都曾以韩干的马画为摹本,影响后世深远。

“外卖小哥”的逆袭

韩干自幼聪慧伶俐,喜欢画画,但是因家里贫穷,上不起学,便在一家酒肆里打工,负责送酒、收款,就像现在的外卖小哥一样。有一次,他到大诗人王维家收酒钱,因王维不在,他便在王府门前的地上画人和马等候,恰巧被回来的王维看到了。王维见他有绘画天赋,便资助他2万钱学绘画,连续十多年。

韩干拜当时著名画马大家曹霸为师。杜甫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诗中对此有描写:“弟子韩干早入室,亦能画马殊殊相。”张彦远著《历代名画记》记载:韩干“初师曹霸,后自擅。”韩干跟曹霸学习一段时间后,便自己开始探索,形成了个人的风格。元末明初僧人宗衍《题韩干画马图》云:“唐朝画马谁第一,韩干妙出曹将军。”表达了诗人对韩干画马技艺的推崇。

天宝年间,韩干奉诏入宫做了宫廷画家。当时画马名家、曹霸的另一位弟子陈闳也在宫中,很受宠于唐玄宗。玄宗让韩干向陈闳学画马,可韩干却说:“臣自有师,陛下内厩之马,皆臣师。”可见韩干主张写生,道法自然,不临摹他人的作品。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,韩干经常在马厩里呆上几个时辰,观察马的生活习性和具体细节,并且都记录在案。这样时间久了,马的各种体貌,奔跑雄姿,千变万化的动态,作画之时自然而然就展现在纸上。

韩干画马前,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、确定马的骨架、姿态、毛色等,非常细致。所以他画的马很有生活气息,形象逼真,细腻传神,别具一格,超越了同时代的画家。杜甫有《画马赞》云:“韩干画马,毫端有神。”唐人朱景玄的《唐朝名画录》说韩干画的马能够“状飞黄之质,图喷玉之奇”。飞黄是传说中的神马,意思是韩干画的马能传达出马的神态英姿,连马嘴和鼻子喷出的气息都能感觉到。《宣和画谱》说:“所谓干唯画肉不画骨者,正以脱落展、郑之外,自成一家之妙也。”展郑是指隋代绘画大师展子虔和北周末隋初画家郑法士,他们所画之马,重画骨,瘦如螭螭龙形;而韩干所画之马,骨肉匀称,相得益彰。苏轼在《韩干马十四匹》诗中生动再现了韩



韩干《照夜白图》30.8x33.5cm 纸本水墨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
干笔下的骏马。

韩干除擅长画马外,也善于写貌、人物、佛道、鬼神画,堪称全方位的画家,只是他画的马特别典型、传神。到北宋时期,韩干的作品传世尚有不少,《宣和画谱》记载徽宗内府收藏,便多达52件,且多为马的题材。画迹留存今日,最为人知的有《照夜白图》《牧马图》《圉人呈马图》等。

振金喷玉出天闲

韩干的《照夜白图》,纵30.8厘米,横33.5厘米,为纸本水墨画,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

照夜白是唐玄宗宠爱的一匹名驹,为西域宁远国王进献。此马通体雪白,在黑暗中异常明亮,如同光源,玄宗因此赐名“照夜白”。此马曾跟随唐玄宗南征北战,玄宗在安史之乱后入蜀避难,它陪伴左右度过了许多难忘时光,因此,玄宗对“照夜白”的喜爱之情是不言而喻的。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诗赞曰:“雪虬轻骏步如飞,一练腾光透月旗。应笑穆王抛万乘,踏风鞭露向瑶池。”

韩干笔下的这匹照夜白,拴在一根木桩上,昂首嘶鸣,怒目圆睁,四蹄腾跃,似欲挣脱缰索而狂奔。那飘逸的鬃毛、耸起的耳朵和抬起的前蹄,增强了画面的动感。画家工笔重彩,巧妙构思,通过对比的手法,选取马被拴的情景,通过深色的马桩衬托出马的洁白,表现其矫健造型和桀骜不驯。该图用笔十分简练,线条精细有力地勾勒出马的轮廓,在马身部分部位用淡墨微加渲染,充分表现出骏马的体型和流线性感,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骏马的矫健身姿和奔腾之势,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画马的精品。宋代诗人武衍有《韩干照夜白》诗云:“振金喷玉出天闲,几向骊宫骤月还。脱使干生天宝后,画图那得到人闲。”

有专家考证认为,《照夜白图》已并非全是韩干的笔

迹了,画面从脖颈往左的躯干部分已经残破,马的头、颈、前身为真迹,而后半身为人补笔,马尾尾巴已不存。画上有张彦远题名和南唐后主李煜题写的“韩干画照夜白”六字。此后,《照夜白图》成为历代收藏家争相追求的至宝,众多名士均在画作上留下了跋文,其中有北宋的米芾、南宋的向子湮、吴说等人,卷后还有元代危素及清代沈德潜等11人的题跋,历经项元汴、安岐等人的收藏。

此画在清代入藏内廷淳化轩,据记载,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这幅画,他在画卷上留有大量题诗和钤印。乾隆于丙寅(1746年)仲冬月望前三日题跋曰:“韩干以画马擅名千古,其毛骨色相随意所匠,冥会通神。”画的左上方有乾隆再次题诗。

历代帝王、名士的手迹让《照夜白图》跳出单纯的绘画范畴,成为了集绘画、书法、印章于一身的国宝级文物。

据有关资料记载:到了晚清时期,这幅画命运坎坷。《照夜白图》从清宫流出后,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。奕訢的孙子溥儒在画上盖有“溥儒鉴定书画家藏印”。20世纪30年代,日军占领北京,城中众多文物成为了日军掠夺的重要目标,奕訢另一个孙子溥伟感觉所藏书画已不安全,加之急需用钱,便开始变卖书画。几经周折,《照夜白图》被英国收藏家戴维德购得,从此流失海外。又经多番周折后由迪隆基金会于1977年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至今。

韩干能成为独树一帜的画马大师,外因是伯乐王维慧眼识才并资助,正如苏轼诗中所云“世无伯乐亦无韩”;内因是他不墨守成规,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,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勇于突破,敢于创新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如沈清基诗云:“韩干成名岂侥幸,精诚开金韬涵深。无有观马痴终日,哪能下笔如有神!”

写“福”想到的

■程伟

时近春节,这几天写得最多的字是“福”“多福”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,“多福”一词如同一股温暖的清流,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,滋养着世代华夏儿女的心田。从《尚书》的庄严记载,到《诗经》的悠扬吟唱,再到汉代班固的壮丽赋文,“多福”不仅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更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。

《书·毕命》中,“予小子永膺多福”,这句话是帝王对自身的期许,也象征着权力与责任的双重担当。在这里,“多福”不仅是个人幸福的愿景,更是对国泰民安、天下大同的美好祝愿。它告诉我们,真正的幸福不是孤立存在的,而是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转而看向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,“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”,这句诗则强调了个人努力与命运的关系。它告诫我们,幸福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,而是需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去争取。这里的“多福”,是对那些勇于面对挑战、坚



程伟 多福 书法

持不懈者的最好奖赏。

《诗·小雅·天保》中的“诒尔多福”,则更多地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殷切祝福。它传递的是一种家族传承的情感纽带,是希望后代能够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,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这种“多福”,是亲情与责任的完美结

合,是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期许。

及至汉代班固的《东都赋》,“猗欤緝熙,允怀多福”,这句话则展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与人文关怀。它既描述了东汉都城的繁荣昌盛,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国泰民安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。这里的“多福”,是对整个社会的祝福,是对和谐、稳定、繁荣社会的渴望。

“多福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,更是一种深邃的文化内涵与人生哲理。它教会我们,幸福是多元化的,既包含个人的物质与精神满足,也涵盖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复兴;幸福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追求的,通过个人的努力与社会的和谐共进,才能真正实现“多福”的美好愿景。

在这个求新求变的时代,让我们不妨放慢脚步,回望那些古老的智慧,从中汲取力量与灵感,让“多福”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追求与信念。